

高温下的企盼

新闻广角

本报记者 吴铎思
本报通讯员 吴玉蓉 汤茂松

8月2日,浙江省兰溪市一名工地工人死于热射病。

7月29日,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一名建筑工人中暑后抢救无效死亡。

与此同时,湖北省黄冈市一名建筑工人中暑死亡。

今年夏天,全国多地出现了近年来的最高气温,而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,今年上半年全球气温升高,全球陆地与海洋表面平均气温超过上世纪平均值0.85摄氏度。

《工人日报》记者在高温酷暑之下,走进工地,走进现场,记录烈日下各行各业工人的坚守,也记录下他们对清凉的渴望。

渴了也只能忍一忍

下午2时30分,室外温度39℃。

一年最热的三伏时节,错峰作业,张晓华当班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半。张晓华今年30岁,在福建省三明市科技大楼施工现场做塔吊工。

“往上看才不会头晕”,张晓华手脚并用攀上80多米高的塔吊操作台花了十分钟。

高耸入云的钢架、巨大的旋臂,不到1平方米的驾驶舱,清一色都是钢铁构件,中午烈日的暴晒也不知有多烫。身体裸露部分不小心碰到,马上会烫出水泡。张晓华喘着粗气,侧着身子打开了塔吊的驾驶舱门,一股热流涌了出来。舱内温度计显示:64.3℃。

“要马上进入舱内试车。”开窗,外面的风是热的,开风扇,扇出来的风更热。

空载运行,左右回转、前后变幅……调试检查设备。确认钢丝绳牢固,机器运转正常,一项不落地例行检查。热气从座椅上传,窜遍全身。“汗水涌了出来,根本不用擦,不到5分钟就烤干了。”

“干塔吊得耳聪、目明、心细、手巧。”张晓华在这个岗位已经干了11年。“精神高度集中,一刻也不能分神。”操作间隙,张晓华走出驾驶舱,拧出毛巾的汗水——汗水洒在烈日下的钢板平台上,吱吱作响,一阵白烟。

“蓄满水的壶子没动过几下。不敢多喝水,塔吊上‘方便’不方便。”张晓华说,“含着仁丹,水喝多了容易中暑,渴了就忍一忍。”

“长时问在闷热难耐的塔吊驾驶舱内,心情容易烦躁。调整的方法是把舱转到背阴面,站两分钟透口气。”更难熬的是孤独,听对讲机里工友的远程“遥控”成了塔吊工唯一的乐趣。

“千塔吊,最对不起的是家人。”谈到这个问题,张晓华神情多了几分落寞。“上班早,下班晚,小孩上下学都是老婆接送。”

“累了,下了班不敢去聚餐,不敢去歌厅,怕第二天工作不安全。”

“希望能干到退休。”当谈到为什么选择干塔吊时,张晓华说,“一开始是喜欢开大机器,有驾驶感,没想到夏天这么难熬。”

“干塔吊,对视力、反应灵敏度要求很高,到了50岁就不行了。”张晓华想着趁年轻考别的证书,学点其它岗位技能,不然到那时连高空、高温的岗位都没了。

驾驶舱,拧出毛巾的汗水——汗水洒在烈日下的钢板平台上,吱吱作响,一阵白烟。

“蓄满水的壶子没动过几下。不敢多喝水,塔吊上‘方便’不方便。”张晓华说,“含着仁丹,水喝多了容易中暑,渴了就忍一忍。”

“长时问在闷热难耐的塔吊驾驶舱内,心情容易烦躁。调整的方法是把舱转到背阴面,站两分钟透口气。”更难熬的是孤独,听对讲机里工友的远程“遥控”成了塔吊工唯一的乐趣。

“千塔吊,最对不起的是家人。”谈到这个问题,张晓华神情多了几分落寞。“上班早,下班晚,小孩上下学都是老婆接送。”

“累了,下了班不敢去聚餐,不敢去歌厅,怕第二天工作不安全。”

“希望能干到退休。”当谈到为什么选择干塔吊时,张晓华说,“一开始是喜欢开大机器,有驾驶感,没想到夏天这么难熬。”

“干塔吊,对视力、反应灵敏度要求很高,到了50岁就不行了。”张晓华想着趁年轻考别的证书,学点其它岗位技能,不然到那时连高空、高温的岗位都没了。

</